

請掀開經本第七十六面第四行：

【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。惑為因緣。及自然性。皆是識心分別計度。但有言說。都無實義。】

這個經文，七大裡面第一段的意思要是明白了，後面自然就明瞭，因此第一段非常的重要。最要緊的地方，就是上一次所講的跟今天這一段經文，從「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」，這是說人生宇宙的根源，也是講真如本性的體用。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徹底明瞭，就叫做明心見性。徹底明白以後，自然在境界裡面就不起心不動念，所謂常住真心就現前。

今天我們研究『循業發現』，業是由心造的，心怎麼造業？心動就造業，不動就不造業。心為什麼會動？常常講心被境界誘惑它就動，所以說業由心造，這個心是由外面境界來牽引。而這裡面實在說，如果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要是不加妄知，這個心只有明瞭而不造業。所以佛在本經裡面講無明的根本，說無明的真實相，佛講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」。知見是本有的，是真正的智慧，就是般若真知，真正的智慧。

我們眼能見、耳能聽，能見、能聽是我們的本能，是真知，這就叫做知見，這是真的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這是常住真心；如果在這裡面再要建立一個能知，這就是無明的根本，由於無明才能夠生一切相。我們說得很粗，事實上這個境界非常的微細，這個知見我們的確沒有辦法發現。為什麼沒有辦法去發現？因為我們知見上不知道又加了多少的知見，所以那個根本，真正的知見不能夠發現

，被那些無量無邊虛妄的知見埋在裡面。但是要曉得，無量無邊分別虛妄知見，都是依根本知見而生起的，離開了虛妄，真實就現前。所以有一類頓悟、頓修、頓證的人，他就是能在一切境界裡面保持他的真知見，他不起妄知見；換句話說，他能夠不循業，當然他就不會發現這些虛妄的境界。像我們目前這個境界，就是世間無知之人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可見得這個境界是我們自心變現的，因此這個境界不是真實的，隨我們的心來變。我們這個心是凡夫的心，真如本性隨著這個心變現出凡夫的境界；如果你是聲聞的心，變現出就是聲聞境界；緣覺的心，現的就是緣覺境界；菩薩心，現的是菩薩境界；你要是佛心，眼前這個境界就現的是佛境界。

可見得境界是隨心所變，因此境界不是真實的。如果是真實的，那就應當不變，我們的心不管怎麼變法，境界不變這才對，那境界就是真的。而境界怎麼樣？境界是隨著心在變。不變的就是真心，會變的是妄心，真心雖然不變，真心能夠隨著妄心現境界，這就叫「循業發現」，就是這麼樁事情。我們要想改造境界，從哪裡改起？從自己心地上改起。今天世間有許多人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尋求和平，都是從外面境界上去著眼，這是愈搞愈糟糕、愈改愈亂，得不到結果。佛家的改法不是如此，我們中國古聖先賢的改革也不是如此，都是從內心裡面去求改革，心清淨，境界自然就清淨。所以從內心改，這是我們學佛同修要特別著重的一點。如果我們不從心地上下功夫，從境界裡面去謀求改革的話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們從歷史上去看，從現實環境裡面去看，你就能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是決定沒有辦法從境界上下手。真如本性既然是隨著妄心或染或淨、或善或惡，所現的十法界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這些事統統叫做業。

下面的經文告訴我們，『世間無知』，「無知」是總指九法界

的眾生，不單是我們六道，就是菩薩，沒有見性的菩薩，見性的菩薩那不算，沒有見性的菩薩。聲聞、緣覺，大家曉得這沒有見性，權教菩薩也沒有見性。所以這九法界的眾生，對於這個事實的真相都不了解，不了解不變隨緣的大用。佛說法的真實義就在此地，了解之後，我們真是體相用都得到，真正得到自在。佛法常講「離苦得樂」，真正能夠得到，能離一切苦，能得究竟樂，這是本性所現的相用。可是你迷的時候，當然也得受用，受用不自在，受用裡有障礙，受用裡有無量苦。同時我們還要明瞭，眾生業力各個不同，同在一個法界。譬如我們同在一個講堂，我們大眾在一起，也是各個不相同；如果要是相同，諸位要曉得，他現的相就相同。我們這麼多人在一起，相貌不一樣，相貌是心變的，因為你的心不一樣，變的相不一樣；如果這個業力要相同，他的相貌就一樣。

我們講到相貌完全相同，唯有成佛，佛是圓滿清淨，佛佛道同，佛與佛的相貌相同。那就是我們一般講，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一樣也不欠缺，圓圓滿滿，這是講佛果地上。菩薩的相都不一樣，但是與它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的性體，卻一絲毫也沒有減損。換句話說，從性體上來看完全是一樣，從循業發現的相用上來看各個不相同。從體上來看是一樣的，因此佛在大經裡面才說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。既然本來成佛，我們要一生當中修成佛，有沒有可能？給諸位說，當然有可能。這個問題就在於你自己對於這個真實的理論懂不懂？你是不是真懂？修學的方法是不是真懂得？如果理論方法真正明瞭，那這個修證的確是在一念之間，《楞嚴經》裡面給我們講「歇即菩提」。而我們自己達不到，一天到晚還在這裡造罪業，念念還是隨業流轉，這個毛病實在講，就發生在事實的真相，也就是真正的原理、真實的事相我們迷惑了，一無所知，才變成我們眼前這個境界，正是此地所講「世間無知」。

九法界的眾生，都沒有能夠明瞭通達真如隨緣不變、不變隨緣的意義。不覺悟三界唯心所變，不覺悟萬法唯識，性相兩宗大主意就是給我們說這兩大問題。如果我們真正在這個地方覺悟、開悟，這個心多清淨、多自在。真正覺悟了萬法唯心、萬法唯識，這就是此地講循業發現的事實真相。不悟的人見到這個相，以為是因緣生的。佛在早期說法也曾經講萬法因緣生，所以阿難尊者執著因緣生法的意思而不肯捨棄。在楞嚴會上佛就給我們講，一切法非因緣、非自然、非和合、非不和合，給我們講這些道理，這才講出究竟的真實相。說因緣生法，我們一聽好懂，很容易接受，可是佛講的因緣生法，意思很深。佛說的意思不是我們這個淺解，認為一個法是種種條件聚合成而現的相，我們的解釋就看得這麼粗淺，只看到一個表層，不曉得佛說法的深意。佛說法的深意，因緣所生法是當體即是空，就是生與無生是一不是二，生即無生、無生即生，這才是因緣生法的深意。像《心經》裡面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這是因緣生法的深意。我們不曉得佛說法的甚深義趣，淺解了，因此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。

由此可知，必須要解得深、解得圓，才能夠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，那就是破迷開悟，而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：離苦得樂。我們聽佛說因緣生法，執著在因緣上，以為一切法都是因緣性；如果要不說是因緣生，這個法不是因緣生的，又迷惑它是自然而有的。印度在當時一些外道以為諸法是自然而有的，佛為了破除他們錯誤的見解，說因緣生。因緣生法這一句，真正是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迷得深的人，解得很淺；覺悟的人，才能夠真正懂得佛說法的意思。

這都是不曉得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」，既然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，可見得因緣、自然都沒有，都談不上。說因緣，在真如本性

裡頭找不到，說自然也找不到；換句話說，因緣、自然在清淨心中確實是不存在的。不但因緣、自然在清淨心裡面沒有，六祖大師說得好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清淨心中一法不立，這樣你才能夠見到循業發現；你的心裡要是有一念、有一物在，「循業發現」我們只是聽說而已，沒有見到，你當然不能證得，換句話說，宇宙一切事實的真相你見不到。就是因為你心有念，有念就妄，那好了，我心無念，無念還是妄，為什麼？你心裡有個無念。「我現在心很清淨」，你心裡有個很清淨，可見得你這心裡拉雜的東西永遠除不盡。學佛難，我們講見性難就難在此地；念佛人講理一心，理一心的難也是難在此地。

所以多讀讀大乘經有好處，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一開頭，就把修學最高的原理原則提示出來。他說「君不見，絕學無為閒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跟此地講的意思相通。為什麼不除妄想？因為這個妄想循業發現，虛妄，既是虛妄的，你除它幹什麼？你要除它，豈不是又增加一層虛妄？循業發現，誰循業發現？真如，真如是本有的。既是本有的，你要去求它，你這求的心就是妄念、就是無明。你要想斷妄、要想求真，這個念頭總是妄念，不知道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；清淨心裡頭沒有求、也沒有斷，你的心才能清淨。可是我們求斷、求證的心，沒有辦法把它打掉。這是講到什麼？講到最高的原理。七大說的是細惑，前面四科講的是粗惑。前面四科講漸證，有修有證、有能有所；而七大這個地方是破細惑，是講頓悟、頓修、頓證，沒有漸次。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也是沒有漸次，那都是頓悟的法門。

我們如果真正把這些道理明白了，的確可以走頓悟的路子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頓悟的基礎是漸學。可是你要記住，你要是一輩子都在漸學，那你的成就就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如果你說我先漸學，我

漸學個幾年，我再來修頓悟，這就對了，中國過去的這些古人，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用這個方法。先幾年是漸學，後來的時候頓悟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沒有漸學，你就沒有頓悟的基礎；換句話說，你沒有辦法看破、放下。我再老實告訴諸位，今天舉世學佛之人，絕大多數都是迷惑顛倒。中國人有福，中國的古人有福，現在人沒福。古人怎麼有福？古人一開頭就把頓悟的基礎奠定好了，那就是常常跟大家提起的五年學戒。五年學戒是專修戒律嗎？錯了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，無論做文章、說話都喜歡簡單明瞭，不喜歡囉嗦，「五年學戒」，戒底下是什麼？是定、是慧。說一個戒，你就要曉得定慧，而不單單是戒，單單戒有什麼用處！所以五年學戒，要拿現在人說的，五年奠定戒定慧的基礎，是這個意思。這就是有福報的人，這就真正是明師指點。

我們今天疏忽了什麼？無論在家、出家修學，沒有奠定戒定慧的基礎，諸位想想怎麼會開悟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古人讀經背誦經典，他的目的是在成就戒定慧，所以他不是記誦之學，他目的不在記誦，目的是在求戒定慧。這我也跟大家講過很多，不必再重複。今人讀誦的目的在哪裡？在記憶。所以落在什麼？落在記問之學。落在記問之學裡面，戒定慧三者都得不到、都失掉。同樣都在那裡背誦經典，一個背誦經典成就了戒定慧，一個背誦經典只把經文字記得很熟，戒定慧一樣都沒得到。唯有得戒定慧的人才能開悟，不得戒定慧的人，你就是把《大藏經》整個背下來，你也開不了悟。為什麼？你死在字裡行間，你念的是死書。阿難尊者示現就是這個榜樣，阿難記憶力好，佛所講的經，他全都記得，都能夠背得出來。可是阿難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還是二果沒開悟，這就是阿難。他也是大菩薩示現給我們看，示現什麼？記問之學沒有用處，開不了悟的。諸位要曉得，二果，八十一品的思惑他只斷前面六品粗惑

而已，八十一品只斷六品，其餘的全都在。這就是說明記問之學沒有用處，決定不能夠悟入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的真性。

可是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，這種生活方式，我們在大經大論裡面去講求，哪有時間？這是佛法將來傳播上愈來愈困難。清朝中葉以後，在中國就出現一個現象，大家都偏在《楞嚴》跟《法華》上。有一生專攻《法華》，有一生專攻《楞嚴》，為什麼？這些經不太大，這是在清朝中葉以後，到民國初年。可是在今天的社會裡面，我們看《楞嚴經》，還是看得太大，經文太長，不容易攝受、不容易受持。在我們過去所講的這些經裡面，我們覺得在目前最契機的，大家都希望什麼？能夠短一點、能夠少一點，很少的時間我們就把佛法的理論方法都能夠明瞭、都能夠得到，這是大家極歡迎的。像這樣的經典不是沒有，我們道場過去講過，像《永嘉禪宗集》、《證道歌》，這個短。我們印的本子裡面帶著註解，去掉註解的話，《永嘉禪宗集》跟《證道歌》也不過就一萬多字。《圓覺經》短，《六祖壇經》短，《金剛經》短，像這些東西都是現代在人非常歡喜受持。可是這些經短是短，義理豐富，與那些大經大論毫無遜色，它只是文字簡單就是了。

因此在過去有不少的這些大德們，以一生的精力用在這些經上。《金剛經》只有五千字，江味農居士在上面用了四十年的工夫。《圓覺經》也不到兩萬字，宗密大師是華嚴宗第五代的祖師，畢生的精力專攻它，專攻才有成就。他專攻怎麼個攻法？行解相應，你能够解幾分就得幾分的受用。這個受用是什麼？是把你所解的理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够提得起觀照功夫。就像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才有用。你經雖然念了，念得很多，你自己日常生活要是不相關的話，這就沒用處，這就不能開悟。把那些理論能够運用在生活上，以自己的生活來驗證佛經的理論，這樣

才能開悟。而悟怎麼樣？悟天天有悟處、時時有悟處，就跟《起信論》裡講的始覺一樣，天天都開始覺悟，都有新的覺悟，這才是真正的日新又新。漸漸的去證實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、本來無一物的真心。心是淨，到一個相當程度之後，豁然之間大悟，那就叫頓悟。由漸才能夠到頓，這是修學的方法。佛這樣告訴我們，我們中國古來這些祖師大德們做給我們看，我們自己要能夠體會、要能夠相信。

有人稱過去傳統佛學是老的辦法，現在要創新，新佛學。你們想想，佛學裡頭有沒有新舊？連因緣、自然都沒有，哪還有什麼新舊？有新舊，那我們套六祖的話說，二法。二法就不是佛法，佛法所講的是一，不講二。我們能夠記著這個綱領，才能夠辨別真妄，才不會被人欺騙。佛法裡頭沒有新舊、沒有古今、也沒有三世，真正是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雖然如是，又不廢棄，天天在修行，每天讀經、拜佛、念佛，做種種自利利他的事業，並不廢棄；雖然天天在做，心地又清淨，這才叫真正學佛，這才叫通達義理。佛在本經裡面給我們揭示出，因緣、自然這兩種都是妄心計度分別，所以說『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』，只是虛妄分別，說說而已，是不是事實？不是事實。不但是你在法性裡面找不到因緣、自然這個意思，就在一切事相當中也找不到因緣、自然這些事相。

我也給諸位說，這個扇子是因緣生的，這是有竹子、有紙、有人工。這個解釋是對幼稚園小朋友的解釋，為什麼？他無知，他不懂真實義，只能夠從表層上解釋。真義是什麼？真義是有就是空、空就是有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什麼意思？循業發現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，生即無生，滅亦非滅。這個意思說得我們的確不太好懂，但是是事實的真相。你要是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你在這一



切法裡頭得失的心沒有了，取捨的心沒有了，一切法裡頭任運自然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；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在一切法裡頭起心動念。由此可知，當一個人沒有開悟的時候（這個悟就是入佛知見，這個才行。七大是如來知見，不是九界有情的知見，不要說我們凡夫了，權小知見都達不到），沒有開佛知見，九法界有情眾生統統用的是識心，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，我們用的是這個。我們要拿前面佛講的水與冰的比喻，就好像水結成冰，九法界有情眾生，權教、小乘、六道，這是如水結冰。大開圓解這是講教下，禪宗裡面講大徹大悟，淨土宗裡面講得理一心，這是同樣的境界。這是說怎麼樣？冰又化成水，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一變就變成妙觀察、平等性、大圓鏡、成所作。說是說四個，四個就是一個，你要是執著一定有四個，錯了，哪有四個？六祖不是說一才是佛法，二就不是佛法，哪來的四個？所以四是一。我們從一個心性的功用上說出有四個意思，其實是一個真性起作用。

正如同我們講的，菩提心是三心，三是一，一是三，真有三個心那就壞了，哪有這個道理！我們講的三心，我平常講得很淺，我講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這三心你有一個，必定具足三個。你說我心很清淨，可是我又不平等，那你的清淨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；你的心清淨，沒有大慈大悲，不能慈悲一切，那你的清淨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的清淨心，一定是大慈大悲，一定是平等一如；你心真正到平等，必定清淨、必定慈悲；你的心很慈悲、慈悲一切，你的心一定清淨、一定平等。一即三，三即一，不會說三個裡頭你只得到一個，沒有這個道理。因為它一，一個就都得了，它不是二。因此四智菩提，四就是一。我們從念佛人來講，這是你念到理一心了，你研究教一下開悟了，大開圓解，這個時候轉識成智。轉識成智，你自己曉得不曉得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不會說我轉了還不

知道，沒有這個道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自己到什麼境界，別人不曉得，功夫比你高的人他曉得，他看得出來。功夫不如你的人看不出來，功夫跟你平等的人看得出來，起碼要跟你平等，或者在你以上的看得出來，在你以下的看不出來。

在這裡我們要記住，那就是如來藏性就是真性，真性裡面本來無一物。你要是起了有見，錯誤了，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」，你本來就有見，你再起一個見解，錯誤了，這是無明；你要著相，也錯誤，你造業了。相是怎麼回事情？相是循業發現。非有非無，你看眼前相怎麼樣？非無，非無就是有。雖有，怎麼樣？雖有又非有，不是真有。我們講剎那生滅就是不生不滅，剎那生滅跟不生不滅是一個意思，不是兩個意思。我們沒辦法悟入，往往聽佛講法的時候就把它看成兩個意思，不知道它是一個意思。譬如佛講因緣所生法，我們不曉得，以為真的是因緣生法，哪裡曉得因緣所生法跟不生是一個意思，不是兩個意思，這就是我們不解如來真實義。所以佛的意思，他都是意在言外，你從言語上去起解決定錯誤。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告訴我們，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」，那你就得如來真實義。你要是在這三個相裡頭稍稍著一點點，如來的真實義就得不到。實際上如來真實義是什麼？就是真如本性、就是法界全體。所以不要又錯會了，「如來，那是釋迦牟尼佛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他沒有意思，他那個意思就是講整個法界性、全體法相、無邊大用，真實義是說這個。

什麼叫心裡不起見？不起見就是不起心、不動念。我們把話再說得淺一點，就是不起遍計所執的念，不起遍計所執那就不是計度所及。在一切相裡頭要能夠不執著的話，那就不是言語能夠到了，經上常講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言語達不到，所以叫你離言說相；想像達不到，所以叫你離心緣相。這個離全是離妄心，就是八

識五十一心所，離了妄心所起的作用，就是四智菩提的作用。這個時候你六根起的作用，妙觀察；你在一切萬相上起心動念，就是平等性，平等性就是大慈大悲；你一切的動作都是成所作；你心的自受用是一片光明，就是大圓鏡。大圓鏡是自受用，妙觀察、平等性、成所作都是他受用，我們才能入這個境界，這就是佛法裡講的實相，就是佛法常講的第一義諦。如果在教下要是不能大開圓解，我們的知見必定還是墮落在眾生知見，眾生知見是什麼？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我們今天在佛法裡搞什麼？是不是都在搞著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？這都落空了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佛說法的本意就是在破我們的執著。

經裡面顯然是就阿難來說的，因緣、自然兩種執著。如果我們講執著的根本，就是人我執、法我執，什麼執著都是從這兩種執著生起來的。果然把這兩種執著看破了、放下了，七大的境界就是你自己親證的境界，也就是我們自己當前的境界，那就是實相的境界。到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，凡所有相皆是實相。你們再想一想，凡所有相皆是實相，跟《金剛經》上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這是一還是二？是一不是二，這才恍然大悟。如果是二那就有障礙，理事就有障礙、事事就有障礙；實相跟虛妄是一不是二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所以佛法你仔細去觀察，千經萬論講一法，講八萬四千法講的是一法，一即是多、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這是佛法。也正因為事實如此，佛說他一生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句法，為什麼？有說跟無說不二，說即無說、無說即說。佛說他一生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句法，有人說他說法這叫謗佛。如果你意思要是真通達，佛天天在說法、說無量無邊法，說即無說、無說即說。所以說佛一生一句法沒有說，對的；你說佛天天在說法，也對，都沒有錯。你要是不懂，你說佛說法，錯了；你說佛沒有說法，也錯了。所以你真正達意，

那真是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，一絲毫障礙都沒有。你要是不曉得這個意思，那處處都是障礙、處處成障，這經文真正是講到第一義。

現在我得要徵求同學的意思，我們《楞嚴經》是像這種方式，一句一句的細講；還是我們選講，不必一句一句講。因為這個經，在過去我們已經有兩次講過圓滿。選講是什麼？經裡頭精華的部分我們拿來講，天天都是很精彩的，譬如像七大這一段，這段講完之後，下面火、水、風都可以不必講，因為地、水、火、風性質大致是相同的。空我們可以講講，空、見、識都可以講講，底下這三章就可以不必講了，這樣一來進度就快。所以經文不必逐句逐字來講，好在同修們都是老同修，都有相當的根柢，自己可以看。如果有問題的話，這個很重要，有問題的話你就提出來發問。

上一次跟諸位說過，我們哪幾個人發心研究《楞嚴》的，我們用的本子要統一，這很重要，本子要統一，就是註解的本子要統一，經文當然沒有問題。譬如用圓瑛法師的註解，我們大家都用他的註解。因為你在裡頭有問題提出來，你說哪一章、哪一節，我們一看就曉得，這才方便答覆。如果我們用各種不同的註解，答覆問題就不太方便。圓瑛法師的註解有個好處，它是深入淺出，就是文字比較淺，對我們現在人來研究《楞嚴》有很大的幫助。古註在文字上都比較深。所以我打算星期六的《楞嚴》、星期五的《華嚴》，我們選著講，但是歡迎大家提問題。《華嚴》沒問題，大家都用清涼大師的註解，《楞嚴經》希望我們統一選註子。如果諸位要用我這個本子的話，這個本子現在是沒有單行本流通，這是《楞嚴開蒙》，我們可以影印，哪幾個人要學的話，我們拿這個本子去影印也可以，這個本子註得非常好，也註得很淺。這是我要徵求諸位的意思。

另外，《大乘起信論》我們要細講，因為那個關係太大，《起

信論》要是通達，一切大乘教義都能通達，它真正是一切大乘經義理的精華，所以我們要細講，不但文要細講，連註都細講，這是值得的。還有一個，就是《彌陀經疏鈔》我們要細講，這是幫助我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，我們細講。除這兩部之外，其餘的經我都想選講，我們一段一段來選講，這樣我們就不受時間限制。譬如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我們再講三個月、五個月就可以結束，我們再選一種經典來講。但是選的經典，我們都選講。所以選講，同學們把這個經要從頭到尾去自己看、去自己研究，有問題提出來研究討論。我想採取這個方法，這樣子一來就很活潑，不必說一部經要好多時間才能講得圓滿。也許這樣，同修們研究的興趣可以能夠提高。